

# 尼克森新猷與國際局勢的探討

鄧公玄

## 一 前言

美國第三十七屆總統尼克森先生已於一月二十日正式宣誓就職了，全世界人士都在注視他對內對外的新猷。究竟他將有些什麼新猷，尤其有什麼新的對外政策，更是大家所關心的。但是迄至作者執筆時止，他還沒有提出一整套的具體方案，所以我們祇能從其就職演說、去年八月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時的演說、以及最近就職後首次記者會上所發表的聲明等等，作為參考的資料。

作者茲就個人涉獵所及，對尼克森政府今後可能採取的新猷，尤其有關對外政策與今後國際局勢的發展，試加探測，以供讀者的參考。

## 二 中庸路線

穩重。

在過去民主黨的幾個總統就職以後，都提出他們施政的口號，例如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杜魯門的「公政」(Fair Deal)，甘迺迪的「新境界」(New Frontier)與詹森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等皆是。但尼克森並未提出任何類似的口號，足徵其不願好高騖遠，想腳踏實地，以謀解決實際問題。

我們把他的內閣人選名單來看，他顯然也是着重於中間路線的人物，他們多不是美國政治上赫赫有名的偶像，也不是前進的大學教授或知識界的鷄頭，然而他們却多是埋頭苦幹的中堅份子。過去曾經有一度傳說，紐約州州長洛克斐勒有意出任尼氏的新國務卿，但尼氏並未加以考慮，其原因恐怕就是洛克斐勒的作風不合「中庸」的尺度之故。

在尼氏就職演說詞中，「中庸主義」的低調態度，尤其到處表現出來，他說：

「當我們諦聽『我們天性中善良天使』之音時，我們將發現他們在頌讚那些簡樸的基本的事物——如善良、謙和、友愛與仁慈。偉大是來自樸素的裝飾。這些簡樸事物才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東西，假使我們想要克服分裂與加強團結。而減輕我們說話的聲調應該是不難的。」

「在過去若干艱難年頭裏，我國業已遭到許多狂熱言論的損害。有由空論保證某些不能兌現的事項而來者，有由憤言使不滿情緒激成仇恨而來者；

輿論都認為他將獲得極大多數的選票而當選，但結果却是在非常艱險的情況下而勉強得勝，這在心理上自然不能不大打折扣。其次就是尼氏雖取得了行政大權，而國會參衆兩院的多數則依然操在民主黨的手中，他的新猷與法案之提出，都不能不顧到民主黨人士的意見，當然就無法暢所欲爲了。而且尼氏本人在過去競選總統以及競選加州州長的失敗經驗，也使其特別趨於謹慎

（一） 上述兩段話是尼氏演詞的精彩部份，充分表示他的「低調主義」與「中庸路線」。

### 三 對內重於對外

尼克森先生此次所以能够進入白宮，顯然是由於他在競選時所提出的對內政策，尤其是所謂「法律與秩序」的一個口號，贏得了多數中間路線人士的同情而來。因爲年來美國所遭遇的國內問題，實在較其所遭遇的國際問題更爲嚴重，例如黑白種族糾紛問題，青年思想混亂問題，一般罪犯激增問題

，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問題，國家預算赤字與國際收支逆差問題，大學學潮與教育制度問題，以及城市貧民窟問題等等，無一不使美國人民感到切膚之痛，而所有這些問題均直接或間接和「法律與秩序」有關。因此共和黨以「法律與秩序」爲他們競選的主要目標，對於美國多數選民所最關心的社會秩序與生活安全，便無形中搔到了癢處。既然尼氏是以恢復社會秩序與保障生活安全爲其勝利的張本，那麼，在這方面，今後如何去兌現，不能不作爲其施政方針的第一優先。

尼氏的施政方針將採取「對內重於對外」的路線，還有下述一段話作爲鐵證，他說：

「一個國家不能保持國內和平，當然不能被認爲足以維持世界和平。一個總統不能在國內被尊敬，也自然不能受國外的尊敬。一個國家不能管理其自身的經濟，當然也不能指導他國如何去管理他們的經濟。」（註二）

既然尼氏認定「對內重於對外」，到底他將怎樣去實現他的內政目標呢？質言之，他究竟將採取那些新猷以解決美國當前的許多棘手問題呢？我們把他所已表示過的主張略述於次：

(一)力求精神團結——尼氏認爲年來美國內部許多問題之所以產生而無法解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美國人精神方面的貧乏。他說：「三十多年以前，站在此同一地點的前羅斯福總統，對一個充滿恐懼和經濟蕭條的國家演說時，他可能是通盤考慮國家的困難而說：『感謝上帝，他們關切的僅是一些物質方面的東西。』今日我們的危機與前完全相反。我們發現，我們的物質富饒而精神紛歧；我們能够精確計算到達月球，但在地球上則陷於混亂。……精神上的危機需要精神的解答。我們要求解答，則惟有反求諸己。……」（註三）

如何才能達到精神上的治療呢？他認爲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家心平氣和的

互求了解，剔除過去造成損害的許多誇大、憤激、與謾罵的空論和叫囂。這當然是一針見血的金玉良言。可是在言論絕對自由的國家裏，再加上共產黨與其同路人——左派與新左派人士的挑撥煽惑之下，尼氏的忠言，是否能發生極大的功效，却很令人懷疑。

(二)加強法律制裁——精神的治療既難有速效，自然不能不仰賴於法律了。所以尼氏主張加強法律制裁，以懲戒違法犯紀的搗亂份子。他說：「讓我們來談談美國的秩序問題。首先，讓大家也和我一樣來尊重我國的法庭與司法人員，但同時也讓我們認識他們的許多判決，往往過於削弱了我國對抗罪犯勢力維持安寧的力量。……如果要恢復我國秩序，維持法律尊嚴，我們必須從一個地方開始。那就是我們應有一個新司法部部長。我向大家保證，我們的新司法部長將受總統指導，對我國有組織的犯罪集團進行作戰。……」（註四）

尼氏現在已經任命他的競選運動經理人，也是他法律事務所的同僚米契爾爲司法部長。此外還有一個與司法改革有關的重要職位，就是美國最高法院院長的人選。去年詹森曾提名傅達斯以接替華倫，嗣因參院共和黨與民主黨聯合反對，卒不能不自動撤回。尼克森可能提出一個能夠貫澈其主張的新任人選，以挽轉美國最高法院的左傾趨向，由自由主義的路線重回中庸道路，否則，美國法庭聲威與尊嚴仍不易重行建立起來。

(三)修改聯邦內政政策——在民主黨長期執政以來，聯邦政府日益趨向於由聯邦取代各州州權，並由聯邦開支鉅額資金以求解決失業、貧窮、城市及房屋問題。雖然尼氏在就職演說時，也表示他將繼續維持聯邦業已進行的許多計劃，諸如「在追求充分就業、改善居住、提高教育、重建城市、改進農村、保護環境、增進生活的素質等等，以及其他更多的目標，我們將積極努力邁進。……」但他又說：「我們正接近我們政府獨自所能履行的極限。……我們現在最大的需要是走向政府之外，爭取那些關切並且已經承諾的廣大人羣。……我們一定要由政府和人民合作完成，否則，將一無所成。……」（註五）

尼氏更明白指出：「我們當然是一個富強國家，但是我們不可忘記我們是怎樣達到富強的道理。美國今日之所以富強，不是因爲政府爲人民做了什麼，而是因爲一百九十年來，我國人民爲其自身所作的努力。讓我們增加美

國財富，使我們能够為老年人、貧窮者、以及不能自謀生活者給予慷慨的幫助。至於那些能够自謀生活者、我們所要的不是增加更多的福利支出，而是增加更多薪給開支。

「替代政府職業、政府房屋、與政府福利，我們應用政府租稅與信用政策，以鼓勵私人企業從事於此種偉大的作戰。」

「政府能夠供給機會，然而除非人民準備把握此種機會，則依然是等於零。」(註六)

所以尼克森的內政政策和民主黨過去所執行的社會主義化的政策，勢將有重大的改變，而其主要的原則，就是着重於人民的自力更生，而不願有能力工作又不勞而獲的份子存在。

(四) 實現黑、白的自由與平等——對於年來美國黑白種族糾紛問題，尼克森似乎並未提出什麼新的意見，雖然他極力強調平等與自由的理想。他說：

「我們曾予自由以新的境界，我們正開始使此諾言對黑人與白人同等享受。」(註七)

「這表示黑人與白人團結一致成為一個國家，而不是兩個國家。法律業已趕上我們的良知，現在所剩的就是如何使其賦有生命・保證在上帝的面前既人生而有平等的尊嚴，則在人的面前，也人人有生而平等的尊嚴。」(註八)

「總統可以請求人民對種族衝突互相協調，但協調必須來自人民的内心。」(註九)

尼克森對黑人問題如何使其能從此安然無事，恐怕還要提出更具體的方案，否則，恐怕是無濟於事的。

## 四 對外政策的重要方針

尼克森在競選時所發表的言論，雖然是着重於對內政策方面，然而這並不表示他沒有對外政策的新觀念，反之，他似乎是想開創美國對外政策的新局面。他特別強調美國在艾森豪以後的八年當中，無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處境都要惡劣得多，主張把美國對全世界每一角落的政策都要重行加以檢討

。而尼氏在首次記者會中表示，在他就職後的第一週中，他認為最迫切注意的問題，就是有關外交的政策問題。足徵他並非忽視外交上的問題。茲將其對外政策的主要概念，分析於次：

(一) 獲致越戰的光榮結束——尼克森在接受總統提名時的演說詞中，認為結束越戰是他當選總統後對外政策的第一優先。但是他並未提出結束越戰的具體意見，其理由為不願因此而破壞正在巴黎的和談。他說：

「我們在此地希望目前的和談能夠帶來越戰的光榮結束。我在競選時不願發表任何足以破壞此一機會的言論。……但是如果當十一月選舉時，越戰不能結束，則選擇是很明白的。今晚我向大家保證——我們下屆新政府的第一項外交政策目標，就是在於達到越戰的光榮結束。」(註十)

(二) 重行檢討美國對外承諾——尼克森不但要把結束越戰當作第一優先，而且主張把過去二十年來的對外承諾重加檢討。他說：

「但是我們不僅如此（指越戰結束而言），我們需要一種防止類似越戰再起的政策。所有美國保障和平的機構，所有美國的承諾，都必須重加檢討。……在過去二十五年間，美國已經支援外國達一千五百億美元之多。在韓國，於今在越南，美國供給了多數的資金，多數軍械，多數兵員，以支持那些為自衛而抵抗侵略的國家。我們是一個富有國家，是一個強大國家，也是人多的國家，但是今天在自由世界中住有二十億人民，我說，現在是其他自由國家為這個世界分擔保衛和平與自由的時候了。我所要求的不是新孤立主義，而是新國際主義。在這裏，我們徵求世界上其他盟國和友邦共同致力於與其利益和我們有同樣重大關係的一切鬥爭。」(註十一)

可見尼克森所謂重行檢討對外承諾，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求其他自由世界的國家拿出他們自己的力量來抵抗侵略，換言之，就是美國今後再不充當「世界的警察」。他所謂防止類似越戰的再起，其意也祇是表明美國不再作從井救人的義勇隊。所以他的對外政策雖未必是新孤立主義，然而他想放棄二次大戰以後美國以自由世界為己任的政策，其傾向是非常顯明的。

(三) 對共產國家進行談判——尼克森為什麼主張改變歷年來美國的傳統政策呢？因為他認為美國與共產國家的問題可用談判來解決了。他說：「至於對那些共產國家的領袖們，我說，在一個鬥爭時期過去之後，這

是一個談判時期來臨之日了。就世界超等強國而言，除了和平談判之外，沒有其他可以選擇。」（註十二）

「希望一切國家都明白：在這個政府執政期間，我們將把我們的交通路線一律開放。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觀念開放、貨物開放、與人員的開放。在這個世界中，不論大小國家的人民都不會生活於憤怒的孤立狀態。

……我們不指望人人皆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能夠試圖使任何人不作我們的敵人。……」（註十三）

**（四）充實軍力為談判後盾——**尼氏雖認為與共產國家可由和平談判解決爭論，但他並不相信和平可由軟弱而獲致。反之，他認為必須使美國的實力更堅強充沛，才能在強有力的情況下進行談判而獲致效果。他說：

「讓我們和那些願意加入的朋友們合作，以減少軍備的負擔，加強和平的組織，並解救貧窮與飢餓。」

「但是對那些可能受軟弱誘惑的人，我們要使他們絕勿置疑，我們將維持應有的強大和強大到應有的長期。」（註十四）

**（五）恢復美國對外的威望——**尼克森認為美國在過去若干年間，其威望已普遍降低，甚至遭到極大的侮辱，所以必須盡力挽救。他說：

「由於今晚我承諾了一種美國的新政策，讓我再保證一項事實。五年以來，幾乎沒有一天不讀到或聽到一件有關美國國旗被唾棄，美國使館被擲石頭，美國圖書館被焚燒，美國大使被侮辱的事件發生，而每一件都使美國尊嚴為之降低。」

「假若我們要恢復外國對美國的尊嚴與威望，其開始的地方就是在家裏——北美合衆國。」（註十五）

他說要恢復外國對美國的尊敬必須自本國做起，當然是不錯的；但是如何能够使外國人因其對外新政策而產生新信心，他並未提到。事實上，假使美國今後而竟回復到類似孤立主義的路途，那麼，自由世界各國對美國祇有更加失望而已。

以上是尼克森對外政策的輪廓，為了執行這些政策，他已經任命了曾任艾森豪總統內閣司法部長羅吉士（W.P.Rogers）為國務卿，威斯康辛衆議員賴德（M.R.Leid）為國防部長，哈佛大學教授凱辛吉（H.A.Kissinger）為白宮主管國家安全事務的特別助理，曾任史蒂文生及高德柏副手的約斯

特（C.W.Yost）為駐聯合國的首席代表，以及洛奇為巴黎和談的首席代表。這些重要幕僚，除洛奇為眾所周知的外交老將而外，其餘都是沒有什麼經驗的生手。也許正因為尼氏要自己掌握外交舵把，所以他並不需要一個杜勒斯或魯斯克。

## 五 尼克森怎樣應付當前的具體問題

尼克森對外政策的原則雖如上述，但是今天客觀的世界，和他的樂觀想像，實在相距太遠。因此，在具體的現實問題方面，他必須拿出一套新的辦法才行，現在讓我們再加探測於次：

**（一）改善美國與歐洲關係問題——**自一九六二年甘迺迪提出大西洋社團的大計劃以後，遂引起法國戴高樂第三勢力的企圖，於是使美、法關係陷於極度低潮，而美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的關係也不免受到影響，尤其北約組織更是遭受莫大的損害。自從去年八月間，蘇俄進軍捷克以後，歐洲各國再度感到侵略威脅，大家都不免有惴惴之勢，即戴高樂也有從夢中醒的新覺悟。因此，尼克森勢將乘機設法改善美、法關係，同時也將從事於恢復北約組織的聲威。有人說，尼克森可能走上「歐洲第一」的老路，我認為尼氏既欲方面減少美國的對外承諾，當然不致於回到馬歇爾計劃的時代，把美國的眼光集中注視歐洲方面。

**（二）消滅中東危機問題——**由於美國與以色列的特殊關係，如中國東而再爆發大戰，則美、蘇關係必然立刻緊張，甚至引發直接衝突。尼氏在大選時，為爭取猶太選民起見，曾主張以飛機供應以色列，但當選之後，他却派其私人特使史克朗登前往中東各國訪問，一面考察實情，一面疏通意見。史氏返國後，據說他建議對以、阿雙方採取平行政策。尼氏在首次記者會上對於中東緊張局勢之解決，特別關心，並表示歡迎一切建議。而最近傳聞之跡象，苟如此，則中東風雲或可因此而暫時和緩。

**（三）維持亞太地區安全問題——**在艾森豪——杜勒斯時期，美國為執行「防堵政策」，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曾締結了許多邊或雙邊防衛協定，故美國對這一地區的安全，原有條約上的義務。但尼氏主張對美國的

海外承諾重加全面檢討，究竟他是否也想把這些防衛條約，重加斟酌？尼氏曾表示希望自由國家都拿出力量來共同保衛自身之安全，因此着重於各地區或安全組織。我想尼氏或不致把過去所訂的條約一筆鈎消，但是他將要求各

地區的自由國家團結起來，成立集體自衛的組織。尤其在亞太地區方面，他將促成此種集體安全體系之建立。

關於亞太地區的集體安全組織之建立，當然是必要的。也大  
家已經倡過的。但是今天亞太地區的自由國家，除我中華民國、南韓、南越等  
有共同的認識與決心而外，其他國家是否能熱心參加，却頗成問題。所以如  
何建立亞太地區的共同防衛組織，恐怕還是極其艱難的。

#### (四) 結束越戰獲致光榮和平問題

(四) 結束越戰致光榮和平問題——自尼氏就職後，巴黎和談已開始繼續進行了，尼克森所指派的首席代表洛奇也已替代哈里曼的地位，在表面上看，似乎已見好轉了。尼氏於一月廿七日首次記者會中，也說：巴黎的越南和談，在新政府下已獲致好的開始。但他又說：那是美國的看法。在美國已提出若干議程——就有關特定問題可能達成協議的程序表。不過我們將進展到何處，却要看對方將提出甚麼而定」。（註十六）這也就是說巴黎和談果將如何，其關鍵不在美國，而在北越與越共的態度。

當巴黎和談剛繼續開始之際，越共正普遍發動了新的恐怖攻勢，這當然可以解釋為意在加強其代表在巴黎說話的立場，然而我們却認為這是共黨打談談的傳統故技，他們始終沒有和平的誠意。誠如哈里曼於一月二十六日對記者所說，他不敢保證越南和談今年會有任何突破性的進展。因此，我們以為尼克森如果真想獲致越戰的光榮結束，恐怕惟有下大手決心，採取準備在戰場上贏得勝利的新政策。惟有如此，才能迫使北越及越共放棄他們的幻想底線，否則，巴黎和談徒足以供給共軍以喘息的機會，結果使越戰無限拖延。

(五)與共產國家談判從事和平競賽問題——尼克森的對外政策，其中心思想乃是建立在一個大前提之上，即在核子時代，核子戰爭是不可想像的，尤其超等強國之間，除了談判沒有其他的選擇。因此，他認為抗爭時期已過，而協商時期已臨。他對蘇俄勢將採取雙軌外交政策，一面加強嚇阻與報復的力量，一面開拓談判的機會以減少緊張。而對中共匪幫則認為不應令其在憤怒情況下孤立。

散條約的批准，不過只是時間的考慮而已。（註十七）

①不許共匪進入聯合國——他說，他注意到有關讓中共進入聯合國的可能性的關心表示，但是他的政府將繼續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因為他說，「中共曾表示沒有興趣加入聯合國，沒有興趣遵守聯合國憲章，並繼續要求將中華民國排除於聯合國」。（註十八）

（續）繼續不承認共匪偽政權——尼克森指出：雖然有數國（按指義大利、加拿大等）已決定承認中共，但「在中共態度未加改變前，我看不出我們的政策有任何改變的可能性。」（註十九）

不過尼克森却又說，美國與中共之間的另一次大使會談即將在華沙舉行，美國甚願獲知中共是否會表示他的態度有所改變。由這一表示來看，則尼克森似乎對華沙會談仍不免存有某些幻想，而事實上，共匪最近業已明白表示，尼克森不能期望北平改變他們對美國的強硬路線政策。並且聲明：在美蘇關係自越南、台灣、及美軍駐屯的其他海外地區完全撤退以前，世界和平將不會到來。所以美國所期望於二月間華沙會談者，必然和以往一百多次的會談一樣，毫無結果，徒然浪費唇舌而已。

總之，尼克森的和平願望雖然值得我們讚揚，然而可惜他的大前提却是不可靠的。因此，我們必須提醒尼克森先生，共產國家的基本立場就是要埋葬自由國家，無論蘇俄也好，共匪也好，都沒有絲毫的歧見存在。他們年來的糾紛，只是在葬埋的方式和程序上的爭執。這是鐵一般事實，在以往傳統時代是如此，在今天核子武器時代依然未變。試想捷克原是蘇俄的附庸，祇因其略有自由傾向，蘇俄即立刻進軍捷克橫施鎮壓，即知共產國家與自由主義是永遠不能並存的。至於共匪方面，他們在沒有核子武器以前，尚且指美國爲紙老虎，於今他們已有核子武器，怎樣肯與「美帝」和平共處？

所以我們站在中、美傳統友誼的立場，同時也是站在自由世界前途的立場，我們不能不提醒尼克森先生，當他謀求美國外交政策全盤革新的今天，千萬不要忘記共產黨的基本教條，更不應忘記他過去和共產黨接觸的痛苦經驗。註①②③④⑤等，見尼克森就職演說詞。註⑥⑦⑧⑨⑩等，自尼克森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演說詞。註⑪⑫⑬等見尼克森首次記者會談話。